

南 開 學 報

Journal of Nan Kai

第十四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十二月

Volume 14, No.2 December, 2017

發行人：孫台平

出版機構：南開科技大學

編輯委員會：

總編輯：游鎮村

執行編輯：曹登發

協助編輯：王台有

編輯委員：王得安

楊烈岱

吳錫修

鍾秋嬌

歐錦文

王佩琴

王俊明

裴駿

劉玉玲

封面設計：陳建昌

編輯助理：張衍伶

編輯部：南開科技大學

電資學院

地址：54243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電話：(049)2563489 轉 1716

傳真號碼：(049)2565284

網址：<http://www.nkut.edu.tw>

電子信箱：journal@nkut.edu.tw

印刷者：中英打字印刷行

電話：(049)2338051

傳真：(049)2354298

Publisher : Tai-Ping Sun

Publish Institute :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Editorial Board :

Editor in Chief : Zenn-Tsun Yu

Executive Editors : Teng-Fa Tsao

Assistant Editor : Tai-Yu Wang

Editors : Der-An Wang

Lieh-dai Yang

Shyi-Shiou Wu

Chiu-Chiao Chung

Chin-Wen Ou

Pei-Chin Wang

Junn-Ming Wang

Chun Pei

Yu-Ling Liu

Cover Designer : Chien-Cheng Chen

Assistant Editor : Yen-Ling Chang

**Editorial Office : College of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ddress : 568, Chung Cheng Road, Tsaotun, 54243,
Nantou , Taiwan, R.O.C.**

Telephone : +886-49-2563489 ext:1716

Fax : +886-49-2565284

Website : <http://www.nkut.edu.tw>

E-mail : journal@nkut.edu.tw

ISSN No. 1991-492X

南 開 學 報

Journal of Nan Kai

第十四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一〇六年十二月
Volume 14, No.2 December, 2017

目 錄

不同醫院層級的護理人員在工作壓力及身心健康的研究 A Study of Work Pressure and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for the Nurs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Hospitals.	黃若飴、王俊明 楊智玲	社會科學類	1-10
在台灣的科技大學低成就的班級教授詞序導向的英文句子寫作 Teaching Word-Order-Based English Sentence Writing at Technical College Low-Achievement EFL Class in Taiwan.	李太春	社會科學類	11-20
羅毓嘉《樂園與圖》的城市書寫 The City Writing of Luo Yu Jia's "Paradise Map".	范亦昕	社會科學類	21-29
高齡學習者老化態度與靈性健康之相關研究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Aging attitudes and Spiritual Health of Elderly Learners.	陳佳琳	社會科學類	31-39
二維多輸入多輸出控制系統的觀測器式控制器設計 Observer-Based Controller Design for MIMO Two-Dimensional Systems.	劉文正、鍾明政	自然科學類	41-47
應用失效模式及效應分析於鋼管製造流程之研究 The Study of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for Carbon Steel Pipe by using Failure Mode and Effects Analysis.	葉玉玲、駱景堯	自然科學類	49-58

羅毓嘉《樂園輿圖》的台北城市書寫

范亦昕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 研究生

通訊作者：范亦昕

聯絡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華路 35 巷 1 號 3 樓

電子郵件：jenny_ms74@msn.com

投稿日期：2017 年 10 月

接受日期：2017 年 12 月

摘 要

自一九八〇年代起城市書寫開始興起，隨著經濟起飛都市化也越加快速，城市書寫逐漸成了寫作的重點題材。城市一直快速變遷，隨著時間軸前進，城市也一直變換城新的樣貌，其中的人也是快速流動的，因此每個階段的城市都擁有不同的模樣與不同的人，也因此創造出不同的故事。羅毓嘉銜接了前人的城市書寫，繼續記錄一九九〇後的台北城，此時城市的發展速度快得驚人，亦正好處於世代交接之時，城市的模樣與過去林耀德所記錄的城市、白先勇所寫的《台北人》、朱天心的《古都》都已經大有不同，羅毓嘉寫的是一九九〇年代的台北，用更年輕且帶點叛逆的眼光把台北當成一座樂園來看，寫下九零年代青年們對於台北的記憶。人與城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建構於城市之上的更是九零年代青年們依附著台北所延伸出來的情與慾以及只屬於那個年代的青春記憶，依 Raymond Williams 的說法，每個時空下均會有其獨有的「感覺結構」。透過分析羅毓嘉的《樂園輿圖》一書，探討羅毓嘉筆下的台北樣貌，以及因此地此城才有的情感是如何展露於羅毓嘉筆下。

關鍵詞：羅毓嘉、文化地理學、城市意象、感覺結構

一、前言

一九九八年林耀德（1962—1996）與黃凡共同提出「都市文學已躍居八〇年代臺灣文學的主流，並將在九〇年代持續其充滿宏偉感的霸業¹」此說。自一九八〇年代起，都市快速興起，其作為鄉村的對立促使許多作家動筆寫下與鄉村截然不同的風貌，顛覆了一九八〇以前著重於鄉村、田園的書寫模式。林耀德為提倡都市文學的重要人物之一，其對都市

文學的興起提出了此看法：「一九八〇後期，『都市文學』一詞開始以不確定的定義廣泛流行，顯然新一代作家對於視同正文的都市概念，以及正文中喜怒不定的都市表情產生了迴異於前輩的觀點。²」經濟結構的改變帶起了都市化，也因此使得一九八〇開始出現了都市書寫，由林耀德所提出之看法可見當時的城市書寫仍是一個模糊不清的領域，並沒有絕對的定義，但隨著都市化程度越來越高，都市越來越可能成為作家所書寫的目標，更可被期待的是一新一代作家筆下的城

¹ 黃凡、林耀德，《新世代小說大系：都市卷》（台北：希代，1989），頁 4。

² 林耀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收入氏著，《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頁 199。

市樣貌。

一九九〇年代起正如林耀德所言，城市書寫在一九九〇年代成了宏偉的霸業，越來越多作家開始書寫自己居住或途經的城市，城市已經成為了許多作家的重點題材。從林耀德的《一座城市的身世》、《鋼鐵蝴蝶》等聚焦於城市的作品一直到白先勇（1937—）描寫形形色色的人們由大陸來到台北城生活的《台北人》，以及朱天心（1958—）《古都》中以漫遊者的身分穿梭台北的歷史痕跡。部部關於台北城市書寫的作品詳實的記錄了不同時代下台北城的樣貌。而城市的變遷從未間斷，城市快速發展與變遷使每個時代下所看見及體驗到的城市都是當下獨有的經驗，前述作品所描寫的臺北皆為一九九〇年代前的模樣，一九九〇年代後則可透過羅毓嘉（1985—）《樂園輿圖》一書窺見台北城市的變遷。《樂園輿圖》恰好銜接上了一九九〇年代後期，在前人之後羅毓嘉接著寫下一九九〇年代後至二十一世紀的台北，完整呈現了一九九〇年代後台北的模樣，更細膩記下了該時期台北城中人們依附著城市生活而產生的情感與大時代下的特殊氛圍。

羅毓嘉將城市視為是一座樂園，書名中「輿圖」即為地圖之義，可見作者意圖將城市的樣貌詳實紀錄於此書中，將台北這個大城完整的再現於《樂園輿圖》中。1985年出生的羅毓嘉，於青少年時期便與家人一同遷居至台北，其成長過程緊密依附著台北，台北城同樣地見證了作者的成長。作者書寫極為生活化的城市，觀察每日行經的街道或時常光顧的店家，甚至寫下隨意途經的道路或者搭乘捷運的所見所聞。透過作者所記錄下極度在地且生活化的景象可看見城市的變遷，一九九〇年代後的城市早已不同於林耀德、白先勇等人所寫下的台北城，故透過羅毓嘉詳實的城市書寫可從中看到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城市的樣貌。

Mike Crang 在《文化地理學》一書中曾提及：「文學不僅描繪地方（place），它還創造了地方，同時也透露著這個社會如何在空間上編排秩序³」，城市書寫除了記錄街道、建築等空間樣貌外更是呈現了該時空下空間與人的關係，同時亦反映出了整體人類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與情感經驗。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即認為每個特定時間區段下的特定空間均會形成特定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等等，感覺結構可能是時代下所形成的文化、潮流，或者共同的生活經驗與體驗等等，不同的時代均會擁有各自特有的感覺結構。羅毓嘉不僅只描寫台北的城市風貌，同時亦寫下自身生活於台北城的生活細節，以及在其所觀看到的城市裡生活的少年少女們。透過探悉《樂園輿圖》中作者所呈現的台北城模樣及其生活於城市中的細

節，便可從中窺見作者是如何透過文字描繪地方，而台北城這個空間又帶有何種特殊的意義，使得空間（space）得以成為地方（place）又是如何在文本中呈現該時代下獨有的感覺結構。

二、城市的意象

1995年羅毓嘉一家人搬遷至台北，於是羅毓嘉由男孩的眼看1995年的台北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以少年青澀的視角觀看台北城，《樂園輿圖》於是成了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台北城的縮影。林耀德把城市比擬為迷宮，錯綜複雜且冷漠疏離⁴；陳映真（1937—2016）也曾將都市寫作是金錢與權力的王國，一座座高樓都是鈔票與權力所堆砌而出⁵；白先勇的城市是一片彩色森林，絢爛、迷幻又讓人慌亂甚至墮落，且走不出去⁶；而羅毓嘉把城市寫作是一座樂園，認為城市是「少年這一代人終極的樂園」⁷。這個時空下城市是以無法想像的速度變遷，科技、經濟不停地快速向前滾動，城市也隨之不停地變換各種樣貌，老舊的快速被淘汰，新起的又時常快的讓人措手不及，而看似光鮮亮麗的城市裡頭仍然有其平凡或陰暗的所在。以下第一部分將列舉快速變遷下城市的模樣，再透過作者的視角觀看城市平凡的另一面。

（一）快速變遷的現代之城

羅毓嘉筆下的樂園正經過了政治迫害的年代與經濟蕭條的恐慌期，一九九〇年代的台北街道一天比一天拓得要更寬，捷運一年通一條新的路線，城市的模樣變遷得很快，卻也大抵上形成了一九九〇年代台北獨有的樣貌，如羅毓嘉所寫：

少年少女長大的後九〇年代，盆地裡咖啡店一間一間地開，和那些二十年老店分庭抗禮，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臉孔挺青生的，義式咖啡，誠品書店。新的老的有輸有贏，書店如此，餐館如此，民意代表如此。世紀末嘛！總有人會這樣說。喇叭褲捲土重來，訂做成制服褲這樣，那樣。仍然是西門町，麥當勞一

³ Mike Crang 著，王志弘、徐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4），頁 58

⁴ 杜國清在〈台灣都市文學與世紀末〉中談及林耀德之作品指出林耀德將都市設定為現代人身陷其中的一座迷宮，且是一個精神漩渦。參見杜國清〈台灣都市文學與世紀末〉，《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6》（1999年12月），頁 a7-a11

⁵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以七〇年代的台北為例〉，收入鄭明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1995），頁 69。

⁶ 同上註，頁 103

⁷ 羅毓嘉，〈九〇年代的夏天〉，收入氏編，《樂園輿圖》（台北：寶瓶，2011），頁 75。

間又一間地開，麥當勞都是維尼。捷運快要通車，公車路線一條一條消失，淡海？少年少女不記得鐵路，只有捷運乾淨光潔，亮麗像他們在任何地方買到的，假的銀飾品。也知道是假的，但還是要拿條拭銀布，每天擦⁸。

這個年代的台北開始了許多大規模的新建設，外資進入台灣快速地拓點發展，麥當勞也是在此時快速竄起，一眨眼功夫便已遍地都是分店，成為了年輕人生活不可缺的速食品牌。捷運也在當時迅速地開通新站點與新路線，公車路線一再調整，捷運能抵達的地區便減少公車班次，雖然是同一座城，但短短幾年間城裡的地景或生活機能等等均已與過去大相逕庭。快速發展的捷運貫穿整個台北，少年少女們於是不再需要火車，光鮮亮麗的捷運取代火車。所有事情總是一體兩面，那時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快速發展下相對地必得犧牲掉某些事物。咖啡店的風潮也許讓一些街道舊有的面貌不復存在；速食店的爆紅也許犧牲了傳統美食等待的美好；潔淨光亮的捷運使人忘了搭火車的另一种浪漫風情。這個年代有著光鮮亮麗的表面，而大多數人總是習慣看到表面，或甚至是刻意忽略較黑暗的另一面。這個年代最壞的悲哀就如羅毓嘉所說的：「也知道是假的，但還是要拿條拭銀布，每天擦。」

快速發展的一九九〇年代，是最好也最壞的年代，許多建設在進行，城市的夢越加飛揚人們對城市的期望也就越來越高，社會希望城市越來越好，那麼便必須將老舊的汰換掉，城市的模樣會隨著時間不斷更迭：

他們說，都市需要更新。要將那些參差的抹去，建立新的準衡與典範。曾以為城市裡最堅固的東西並不會消失，只是苔蘚幼榕在舊牆底不知節制地蔓生，終於某天圍籬漸次搭築，牆綿延著牆綿延著牆，在那後頭迴盪著敲打的聲響，一切堅固的東西仍然煙消雲散了⁹。

快速的經濟發展讓更高更華麗的樓越來越多，老舊的房屋參差於高樓其中，這個時期的城市是一種過渡期的樣貌，舊的已經非常舊，而新的都極度新穎，都市更新是平衡新舊的過渡期，這也是這個時代城市特有的樣貌，時代變遷與交替真實的體現於城市中，建築毫無保留的呈現了歷史的模樣。

此時的台北時常可見新舊交錯的建築，破敗的與新穎的形成強烈對比，也反映了城市本身即是新與舊共存的。每年都有更多的人湧入城市，這些新鮮人如新建的高樓，而長

期守著城的人都已老去，如那些老舊的建築，他們成了城市裡衰老的一批人，對應著新建的高樓與湧入城裡的新鮮人。都市更新被視為一種城市進步的必要過程，有著強化城市機能與提升城市治安衛生等功能¹⁰。都市更新的重要環節之一便是拆除老舊建築，拆除的過程是殘忍的，對許多人來說建築是保有生活的痕跡、居住的情感以及歷史的脈絡於其中，如羅毓嘉所說：「如果建築是唯一可以完整體驗人類文明的愛、恨、憂愁與渴望的物質形式，那麼當這些堅固的東西煙消雲散，是否是否，我們將從此無所憑依？」¹¹ 這個時期大量的都更案不斷地進行，拆除與重建的畫面總是怵目驚心，摧毀的時候不免沙塵飛揚，被破壞的建築鋼筋裸露於外，看著時常讓人感到痛心或者不知所措。都更是一種過渡期，相互輝映了這一個年代的年輕人也正經歷一個過渡期，一個介於舊時代與來得太快的新世代之間，這群年輕人沾了一點舊歷史的邊又無法完全跟上新潮流的腳步，如整個城市一樣正在經歷一個必拆除與重建的過渡期。少年少女們跟城市一樣處於一個更新的過程，不少人僅只稍稍碰觸到歷史的邊緣便必須與其道別，老舊樓房倒塌的時候舊時代也將被遺棄，而新大樓築起得速度太快，年輕人是否又真的追得上？滿城可見的都更計畫盡是一幅幅樓屋倒塌的殘忍畫面，煙消雲散的時候該年代年輕人的情感與精神的憑依也隨之一同崩塌，作者筆下的城市是緊緊依附著情感的，因此當城市有所改變，心靈也會隨著城市一同受牽動，由下可見作者認為城市變遷之下有些角落將會有所缺漏：

城市地景改變，彷彿這森林正遭受看不見的什麼東西所侵害砍伐，台北的地圖增生了些，也有些角落開始缺漏佚散。¹²

對羅毓嘉來說城市並不只是高樓地景或繁華燈光，城市裡的所有一磚一瓦都是情感所堆疊而成，其所寫下台北缺漏佚散的角落並不只是指城市的邊緣或者老舊的部分，更可視為是情感或記憶的遺失。因情感或記憶依附著城市而生，當依附的主體變遷後，與特定場域、空間、建築有關的情感或記憶也將同時被瓦解。

一九九〇年代經濟起飛，經濟活動熱絡的程度由台北城中最高繁華地帶便可略知一二，如〈大東區〉中所寫道百貨商圈興盛與人潮熱絡：

這廂崇光百貨巍峨的白，像雷峰塔一樣鎮住了整個東

⁸ 羅毓嘉，頁 10。

⁹ 同上註，頁 103。

¹⁰ 方瑋晨，《都市更新制度模式與法理分析》（台北：元照，2015），頁 22。

¹¹ 羅毓嘉，頁 103。

¹² 同上註，頁 124。

區來去的妖嬈女子，周年慶心甘情願魚貫而入的白蛇與青蛇們，爭購保養品化妝品乳液與面膜，從那些脣紅齒白鶴童鹿童手中接過靈芝草，數抹塗推的手勢像煉丹提藥，更像許仙將再也無能見著蛇妖真身那樣的喜不自勝¹³。

東區可以說是台北的經濟商業的中心地帶，百貨公司在經濟起飛的年代如雨後的花爭相綻放，一間比一間蓋得要更加華美，五花八門的店家聚集在東區急著跟上這個高飛的時代一起步入青雲。從東區的人潮熱絡便可窺見當時的經濟發展情形，人們的消費能力也極高，百貨公司的周年慶活動如雷峰塔，鎮住了消費的女子，相較於傳奇故事中的青蛇白蛇的無奈與非自主，這一批批消費的人們則是心甘情願魚貫而入，心甘情願掏出鈔票在華美的百貨大樓裡爭相搶購，直接反映了當時整個城市的興盛。人群搶購保養品的情形也可窺見整個時代氛圍的轉變，此時此刻已經進入了一個人們會愛美與怕老的時代了。

（二）繁華背後的平凡之城

在彼時經濟飆升，城市也急著成長茁壯的年代，一切看起來似乎盡是光鮮亮麗，但華麗高樓往往只是鋪張的聲勢，要看時代的興衰還得從小地方看起。除了東區高樓大街以外，從小地方更可看透一座城的實際現況，〈後巷〉中便提及：

要判讀台北我城之興衰起落，景氣漲跌，萬不能光看那商店大街百貨的人群。得要走進商圈背後的陰面，最好是看巷道交錯斜行的街景，住宅中間墩著隱密小燈的店招，墩著開闔的鐵門¹⁴。

拋開大街上的店家與百貨公司，走進台北的巷弄裡更可以見到一座城市的精華，一座城最真實的人文風情也幾乎都藏匿在巷弄中，也就是作者所說的「陰面」，這些「陰面」其實更是貼近真實的生活。光鮮亮麗的總是表面，表面有時候未必是全然真實，於是想看透一座城市便更該往那些不起眼的巷弄裡走：

台北越是人潮少街巷，越有機會養著夠有風格一家咖啡店，或陳列西藏薰香唐卡鋪著張臉，從窗口要滿出來也似的針縫，或是那店，用上好骨瓷茶具裝盛著德國有機茶湯，也可能養隻貓，蓬鬆的毛色踞踞在落地窗前，陽光都為牠們閒散停駐¹⁵。

台北的後巷深藏不露，街巷裡才是整座樂園裡不張揚的最精華之處，沒有喧囂吵鬧，少了霓虹豔光，但卻多了幾分優雅與閒適，集所有最華麗、最浪漫、最風格的一切於此。若說東區大街上能買到的精品，那後巷裡買的便是整座城裡的風雅與品味。與光鮮亮麗的外表對立的後巷也可看作是台北人最真實的面貌，小店起落得快，什麼風潮一來，巷子裡小店總是開得最快，當然也總是殞落得最快。把街巷視作台北這座樂園的最精華之處除了輕易由此看透整個城市的興衰外，後巷更是包納了大城裡最苦澀的一切。台北繁忙的人群習慣在偷閒時躲入街巷中，後巷聚集了最風格的台北人文風情同時也網羅了台北人最苦澀的情感，這裡看到的不是前述消費的青蛇與白蛇，這裡看到的是真實的人生百態，如作者所言：

後巷是這樣，偶然彷彿從夢底浮現出來的酒釀與鼓譟，像極了那夜，咖啡店、小酒館最後拉下鐵門的聲響。店鋪更迭間敲打的態勢，近日又有何變遷，在那裏來去的小老闆、過路人，各自度過的時間當也是各自憂慮，街巷的茶蘿花事開了又謝，換過幾張臉的後巷，肯定也和以前不太一樣了¹⁶。

由此可見街巷的興衰起落天天都在上演，店鋪更迭之快，所有人在街巷裡都可能是小老闆也可能是過路人，一切如茶蘿開了又謝，後巷幾乎可看作是城市生活的寫照。

台北這座大城網羅了許多異鄉人於此，要看盡台北城裡的人生百態除了光鮮亮麗的大街與低調後巷外，夜市更是台北夜晚最燦爛最不可錯過的一顆星，作者將夜市比為能夠「一語道盡咱這島國的綽約丰姿百態」¹⁷。逛一回夜市彷彿看透城市中眾人群像，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人人都在收工後擠入夜市互相觀覽彼此的酸甜苦辣。台北是一座鎮日奔忙的大城，夜市是入夜後人們逃離現實的途徑，城市裡人們的苦悶透過大吃大喝或者射一局飛鏢、玩一把摸麻將得到紓解。夜市是日落後黑暗城裡的一處光亮之地，歡快喧囂充斥攤販與人群之間，踏入夜市象徵著暫時的逃離，但走出夜市後仍得回到現實。在〈夜市人生〉一文中可看到帶點戲謔意味的描寫，簡短字句寫下夜市裡頭生活化的片段卻一語道盡整個現實生活中的所有無奈：

這才知道，凡此百般吶喊呼號高生招徠的音調，界定了夜市的邊緣。

大腳桶的金桔檸檬辣妹出現每個地方，而無論在哪裏，聽來都十分相似的聲聲你好聲聲喚，聲聲甜裡問

¹³ 羅毓嘉，頁 149。

¹⁴ 同上註，頁 152。

¹⁵ 同上註，頁 153。

¹⁶ 羅毓嘉，頁 154。

¹⁷ 同上註，頁 155。

的卻是先生要不要加酸一點¹⁸？

城市生活時常是這樣的，甜中帶酸，酸裡回甘。城市相較於鄉村而言是更加華麗的所在，水泥叢林、高樓大廈、五光十色，這些皆是看似光亮的部分，但光亮之下仍有黑暗的另一面，比如後巷、夜市或衰敗的老建築，作者所描寫的城市樣貌象徵著城市人的生活，光耀燦爛之下仍有苦悶之處，華麗表象底下不乏的是身在城市中打拼的甘苦。

羅毓嘉筆下的城市反映的是時代下人們的情感與記憶。情感或記憶絕非憑空產生，必得憑藉著空間、建築或特定人、事、物才得以產生，先有目標主體進而於主體上產生情感與記憶。作者的城市便是其目標主體，其筆下的城市極為寫實，細膩描述了城市的模樣，更細膩的透過描寫城市間接地寫下了依附於城市之上的情感與記憶。林耀德於《重組的星空》中曾提及：「連綿的建築和街燈包容了歷史時間的因子，匯合成『當代』一詞的某種象徵手段；都市外觀所構成的印象是來自整個社會意識的符號族群。」¹⁹其對城市的看法與羅毓嘉所記錄的城市是相同的，都是由歷史時間上人的活動所一點一滴累積出城市的樣貌。羅毓嘉透過建築、街景等城市風貌直接的反映了時代背景以及時代青年的歡愉及苦澀。處於二十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的世代交錯之際，作者也細細記錄下城市模樣快速變遷的過程，也意味著跨世代之際一切都改變得很快，科技飛快進步、流行快速變換，生活步調亦跟著急促了起來，城市的模樣其實正是人們生活的投影，城市即人生。

三、再現台北城的空間意義

前述 Mike Crang 便曾指出，真正能體現地方感的是文學，不是地理學或其他²⁰。所有被書寫下的空間皆有其意義，當空間的意義不僅止於個人，而是可以擴及到同時代的其他人們時，並表現出該時代「思考和生活方式」，這些眾人共同認同的意義便成為特定族群的感覺結構。感覺結構是由個人和群體在歷史的脈絡之下所形成的，由感覺結構可更清楚地知道社會與歷史意涵對個人經驗的衝擊²¹。作者在台北這個大城市中成長，成長的過程緊密依附著台北城市這個空間，城市本身即是人類的生存空間，城市與人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城市的一磚一瓦或是一條街道其實都含括著

人類生存、活動於此的情感與記憶，城市裡每一棟樓房也都藏著故事。第一部分將探討仍是青少年的作者對於當時一九九〇年代年代的台北城有如何特殊的情誼，再現（represent）的城市空間其實也是再現個人的成長足跡，當作者由男孩長成少年的期間城市也不停地變遷，因其成長於其中便使得空間有了特殊的意義；第二部分將分析《樂園輿圖》中該時代人們集體的記憶，也就是感覺結構，羅毓嘉所紀錄下的種種個人經驗也正等同於一九九〇年代年代所有青年們共同的集體記憶。

（一）附著於城市的成長足跡

凡是回憶觸及的地方，我們都發現有一種隱密的要求復現的衝動。當我們回過頭來考察復現自身的時候，我們發現，只有通過回憶，復現才有可能。……我們所復現的是某些不完滿的，未盡完善的東西，是某些在我們的生活中言猶未盡的東西所留下的痕跡。²²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於《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中指出「透過追憶始能再現過往」，其認為中國古典詩詞中所有的書寫大都是為了追憶逝去的過往，其實並不僅只古典詩詞，在許多的現代書寫上亦可看見不少創作者透過書寫來回憶不復存在的過去。《樂園輿圖》一書其實不難發現作者強烈的追憶意圖，「捷運一年通一條，少年也想走過每一個車站的月台，想記認些已不存在的甚麼，當列車的風壓呼嘯著從隧道吹襲而來，少年驚慌地伸出手去，想從變遷的地景當中撈到點甚麼，卻不可能²³」，由作者於前言的自述中便可見其試圖想留住變遷城市中那些不存在的什麼。

羅毓嘉《樂園輿圖》一書即將本身定位為記錄城市的散文集，文中時常以「少年」的視角觀看台北，文中少年即是青春期的作者，同時也泛指了所有那個年代生活在台北城裡的少年少女們。作者由少年的視角出發紀錄少年的生活，少年的生活與城市密不可分，作者書寫少年在城市中成長其實也是記錄了城市的成長：

一九九五年，少年舉家搬遷北上，恰好躲過了城市交通最黑暗的時期，捷運初通車，台北自信又風光，如今想來那也是城市的青春期嗎？倏忽十五年過去，股市上萬點既像是前世傳唱不惜的夢，又像是將要再次發生的什麼熱熱切切，渴盼著，哽著。電視螢光幕既遠又近，白晝或黑夜，人們首先歌頌信義區地價再創

¹⁸ 同上註，頁 156。

¹⁹ 林耀德，〈八〇年代台灣都市文學〉，收入氏編，《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頁 223。

²⁰ Mike Crang 著，王志弘、徐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4），頁 60。

²¹ Alan Pred 著，〈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1994），頁 86-95。

²²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台北：聯經，2006），頁 93-113。

²³ 羅毓嘉，頁 250。

新高，旋即帶起面罩攜手抵抗瀟灑的流感²⁴。

作者跟著台北一起成長，十五年內正好經歷了城市大變遷的過程，該時代下正經歷青春期的青年們也正好經歷著城市的青春期。羅毓嘉寫少年的生活，而生活必然發生於城市之中，因此書寫一個少年便等於書寫一座城，台北的青春期在羅毓嘉的散文顯露無遺。

當人緊密依附著特定地點生活，這些地點、建築、設知甚至是一個警告標語都可能被個人獨有的情感纏繞著，特別是青少年成長的階段，當成長後再往回追憶特定地點與當時的情感總會特別濃厚，空間也正因如此而充滿的各式各樣不同的獨特意義。〈淡水線上落日〉一文便清楚地揭露了作者反覆乘坐淡水線捷運前往淡水，正是為了回憶某段特殊的記憶，同時也顯露其不想長大的複雜心情：

我偶爾自己坐捷運去淡水看海。……〔中略〕很久以後，我才願意承認自己只是賴著不走，遲疑不想長大，對自己變著拙劣的戲法，欺瞞自己戴上耳機讓時間過去，而一轉身卡其色制服的他還會在旁邊，笑著說第八節數學課別上了，我們溜遠一點吧。要去哪呢？

捷運淡水線與淡水這個地點纏繞著羅毓嘉少年時期的深刻情感，使得這些地點在作者生命中有了不同的分量。所有記憶必得依附著特定空間存在，記憶無法沒有定點而存。二十一世紀初的少年們青春期的成長過程中必然有著特殊的記憶，那麼便可試著去回想那些記憶所發生的空間，因有著個人情懷於是回望該空間時，也將透過個人獨有的觀看方式詮釋那個空間，使空間成為具有意義的地方。

如宇文所安所言，多數的書寫是為了追憶，試著去追那些不復存在的過往，羅毓嘉筆下的台北城市保存著其成長過程的點點滴滴，於是透過描寫這座城，他才得以回到那段回不去的年少歲月。

（二）封存於城市的集體記憶

好像人們總是會懷念逝去的年代，在九〇年代懷念八〇，在新世紀回望世紀末最後十年。然後十年過去，曾被埋怨那世紀初的一切，突又讓人喟嘆惋惜²⁵。

當城市被寫下，絕不僅只紀錄了城市的輪廓與外貿，城市裡包含了形形色色的人們以及各種與城市緊密相連的情感。羅毓嘉筆下的台北城也包含了同時代所有人們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用粗略的方式來說明感覺結構，可說

其是特定時空下人們的集體記憶與共感。

在二十世紀末的世紀交替之間，作者多次提及了「這個年代是最好也最壞的年代」，此時的台北正處於快速變動的時代，在《樂園輿圖》中時常可見到當時代人們對快速變遷的焦慮：

世紀初。百廢待舉，百業待興，這城平地青雲高樓起，地球另一邊，飛機歪歪斜斜飛進兩座樓塌了。不再說世紀末的人們，好像想不出新把戲稱呼這十年。後現代，疲軟軟的語氣，少年學習一種說話方式，伸出手來推眼鏡，一字一句。您能告訴我，什麼是後現代嗎²⁶？

世紀末的人們跨入下一個世紀，舊世紀快速被拋往後頭，新世紀來臨一切都得要更新更多花樣，「現代」甚至進化為「後現代」。少年們對於這些快速更新的字眼其實不太了解，只知道時代往前走人就必須跟著往前走，潮流會推著人們前進，少年們只是茫然地被推向前，連說話方式都是刻意學習而來，於是有：「百無禁忌。啊說不定這就是後現代。」此等荒謬結論。

人們總是習慣懷念逝去的事物，特別是在跨時代之際，揮別一個大時代時更容易使人感到茫然與慌張，這些懷舊之情必須找尋到可依附的所在，〈租賃街〉一文可見溫州街成了當時大多數年輕人共同享樂憂鬱的一條街：

想起來，後青春期的場景與一條街發生如此親密關係，點杯咖啡，當作是在城裡租下某幾個小時匿身的角落了，還沒看的書放在右手邊，把看完的移到左手邊，然後時間過去。

租賃街上，一切都有著保存期限²⁷。

緊鄰學區的溫州街其獨特印象早已深深烙印在那個年代的人們心中，因共同擁有對於一條街的特殊記憶與情感，而在時代變遷時人們便一致地依戀那條還帶有點舊時代感的街。

林耀德於《重組的星空》中談論都市，其為都市下了極為主觀的定義—流動不拘的變遷社會²⁸。都市的人群、建築與都市人們的潮流均是流動不拘的，變遷早已是都市不變的定理。而越是變動快速人們越需要找到穩定可靠的依附目標以追求心靈上的安穩，但可惜的是都市是不會停止流動的，於是前述的溫州街也不可能永遠不變：

²⁶ 同上註，頁 106。

²⁷ 羅毓嘉，頁 111。

²⁸ 林耀德，〈八〇年代台灣都市文學〉，收入氏編，《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頁 214。

²⁴ 同上註，頁 249。

²⁵ 羅毓嘉，頁 110-111。

小酒館在隆冬之夜任憑來客喝乾了最後一滴酒，拉下門了。然後夏天的咖啡店，店主人宣布畢業，不玩了！……〔中略〕。打開冰箱，喝乾最後一罐海尼根，文學院教授有來嗎？沒注意到。但平時來來去去的人們突然都出現在這最後一首歌裡頭，唱啊唱，唱啊唱

29。

此處印證了林耀德所提出對都市的看法，都市恆久不變的定理就是不停的流動與變遷。溫州街是時代下所有人共同的記憶與情感依託之處，但時間會逼著所有的事物更迭，於是溫州街也不復以往。

從羅毓嘉所寫下的城市可拼湊出這個文青世代特有的頹廢文藝感，特別是〈租賃街〉、〈後巷〉、〈找一間咖啡館〉都詳實記錄了當時年輕人們的風潮與喜好，青年們追求獨特風格，喜歡泡咖啡店或窩在藏於後巷的昏黃小店。這些小店我們可視為都市的「節點」(nodes)，Kevin Lynch 在《都市意象》中提出節點為構成城市的五個基本要素之一，「節點」就是集合的場所，是人們往返必經之途³⁰。若以歷史的角度看，也可把節點看作是時間的交會與發散點，再以情感的角度解釋，也可將節點看作是人們慾望與情感的聚散之處，那麼上述所提到的空間都可看作是該時代下城市裡重要的節點。這些節點除了肉體途經以外，更可視為青年們心靈與情感凝聚的基地。

不同的世代都擁有該世代共同擁有的體驗，由羅毓嘉的書寫中不難發現其對於台北城有著特殊的情感，以及對於時代下最好也最壞的大環境所產生的矛盾感受。這些描寫都並非作者個人的體驗，而是觸及了大環境下所有的青年，多元的觀察與紀實下完整呈現了該時代青年對台北這座城市共同的體驗與記憶。

四、結語

城市的模樣都是由人類所構築而出，於是細看一座城便能同時看盡時代也看盡人群，夏鑄九(1947-)於《空間，歷史與社會》便曾寫道：「城市為歷史的產物，都市意義之界定為一社會過程，它關乎社會的結構，社會則環繞著生產方式而結構。城市是被歷史的社會所決定。³¹」透過觀察城市的模樣即可了解該地區的社會型態與歷史，歷史會累積逐漸形成如今所見的城市。如何展現所觀察到的城市？透過書寫最能夠完整呈現城市的模樣。林以青引用了學者 Pike Burton 理

論提出「文字的城市」(word-city)與「真實的城市」(real-city)辯證的概念：

「文字的城市」往往表達一些作者無法對讀者直接表達的概念，也就是些隱藏的概念。因此，「真實的城市」和「文字的城市」之間的聯想，有些是迂迴、複雜，作者必須從他所欲表達的「真實城市」中的某些經驗或理念裡去設定文學符碼(coding)；或者經由對城市景觀的轉化與隱喻性過程，以傳達作者所要表達的城市意象。而這種重新書寫(palimpsestic)的城市意象，展現了「真實城市」與「文字城市」之間的張力同時也可能彰顯另一個「看不見的城市」之情境意涵³²。

城市本身即可視為一種文本，使用文字去描摹「真實城市」可視為一種再書寫，因而產生了「文字的城市」，兩者相互影響才展現了城市可能模樣的最大限度。在書寫之下城市才得以有其樣貌呈現出來。

羅毓嘉的台北城市書寫將一九九零年代的台北模樣完整呈現於讀者面前，散文集中詳記了十餘年來台北城的流動與變動，透過其文字展現了台北「真實城市」的模樣，文字背後隱藏的私密情感則與「真實城市」交融之下展現了另一座「看不見的城市」，那座「看不見的城市」正是羅毓嘉所說的樂園。引用地理學家 Mike Crang 對於文本及文本中空間的見解：「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³³」歷史與人類活動創造了城市，書寫則再創造出含有歷史意義、情感記憶的城市，羅毓嘉透過書寫創造了這座當代青年們共同擁有的「看不見的城市」，這座城市是一座酸甜交錯的樂園，空間與建物は樂園裡的設施，青年們遊走於城市裡頭各個都是遊園者。

這是只屬於二十世紀末少年們才能體會的樂園。時間不斷向前推移，新一代的書寫者也隨之出現，由更年少的眼光看台北早已與以往大不相同，張曉風便於〈啊，少年耶，你的台北和我的台北〉中談到她那被書寫者所見的台北與少年們所見的台北之差異：「你的城市傻瓜照相機攝出來的平面的亮麗鏡頭，我的城市一格重一格的交疊複雜的畫面³⁴」。跨了一個時代後的青年所見之台北城早已與過往大相逕庭，於是羅毓嘉把台北寫作樂園，並將自身抽離樂園之中，多次以旁

²⁹ 羅毓嘉，頁 115。

³⁰ Kevin Lynch 著，宋伯欽譯，《都市意象》，第 7 版（台北：臺龍，2004），頁 46-49。

³¹ 夏鑄九，《空間，歷史與社會》（台北：台灣社會研究，1993），頁 307。

³²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以七〇年代的台北為例〉，收入鄭明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1995），頁 61。

³³ Mike Crang 著，王志弘、徐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4），頁 58。

³⁴ 張曉風，〈啊，少年耶，你的台北和我的台北〉，《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台北：九歌，2004），頁 110。

觀者的角度書寫遊園的「少年」們，作者將自己比擬為樂園的管理者，所寫的少年其實也是遊園的自己，於是更添增了幾分矛盾感，此種矛盾感也恰恰符合整個時代下所有少年們面對城市與自身定位的游移與不確定感。

身為同是一九九〇年代的青年讀者們，透過這本導覽的「輿圖」，情感與記憶纏繞著空間由作者的文字青春歲月呈現於讀者眼前，於是將能隨著作者一同回到那座不復以往的樂園之城。羅毓嘉筆下的這座城市伴著一個最好也最壞的年代建構出了時代青年的歡愉與苦澀，築成了一座時代下青年們共享的樂園。

引用書目

方瑋晨。《都市更新制度模式與法理分析》。台北：元照，2015。
 杜國清。〈台灣都市文學與世紀末〉。《Taiwan Litera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6》（1999年12月），頁a7-a11。
 林以青。〈文學經驗中的都會情境——以七〇年代的台北為例〉。鄭明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

1995。

林耀德。〈都市：文學變遷的新座標〉。《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1991。

夏鑄九。《空間，歷史與社會》。台北：台灣社會研究，1993。

黃凡、林耀德。《新世代小說大系：都市卷》。台北：希代，1989。

張曉風。《這杯咖啡的溫度剛好》。台北：九歌，2004。

羅毓嘉。〈九〇年代的夏天〉。《樂園輿圖》。台北：寶瓶，2011。

Alan Pred。〈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1994。

Kevin Lynch。宋伯欽譯。《都市意象》。台北：臺龍，2004。

Mike Crang。王志弘、徐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2004。

Raymond Williams。倪偉譯。《漫長的革命》。上海：上海人民，2013。

The City Writing of Luo Yu Jia's "Paradise Map"

Yi-Xin, Fan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ity Writing - Graduate student

Abstract

City writing has prospered since the 1980s. The economy booming has promoted urbanization, so city writing became the focus of writing. While the city change quickly with the time passage, urban appearance also change quickly. In the different stage, city have different look and culture. These changes will bring new stories of city. Luo Yu Jia convergence city writing of predecessors, he keep records appearance of Taipei after the 1990s. In the 1990s, the city which changes with astonishing speed ,so the whole city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city predecessors wrote. Luo wrote a fresh city with a rebellious view, he regarded city as a paradise. His prose recorded the memories of young people in the 1990s. Those memories involve not only the appearance of city but also the affection of city. These affection about city and memories and so on make up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which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pecial culture or affection in particular place or time. So we can reveal the how Taipei city look like in the 1990s, and how the young people had special affection about Taipei city.

Keywords: Luo Yu Jia, prose, city writing, Structure of Feeling

